

·民俗学研究·

# 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

熊海英

(武汉大学 中文系, 武汉 430072)

[摘要] 唐代没有中秋节, 文人有八月十五玩月吟诗的风气。宋代文人中秋玩月多伴随着宴饮聚会, 这一形式为都市富户效仿, 造成了一种娱乐享受的氛围影响整个社会, 北宋中期形成了以文人官僚的诗筵笔会和市民宴饮玩乐并行的大众化的准节日。在北宋灭亡的背景下, 中秋月的“团圆”特征及其象征意义被凸显和强调。“团圆”涵义的加入使中秋节俗内涵变得完整, 节日性质和地位在南宋得到确定。

[关键词] 中秋节 宴饮 团圆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5)06-0135-006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 宴饮赏月、阖家团圆的节俗活动可谓是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并聚, 但两宋之交朱弁(?-1144)已云:“中秋玩月, 不知起自何时。考古人赋诗, 则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楼望月, 冷朝阳与空上人宿华严寺对月, 陈羽鉴湖望月, 张南史与崔中丞望月, 武元衡锦楼望月, 皆在中秋, 则自杜子美以后, 班班形于篇什, 前乎杜子, 想已然也, 第以赋咏不著见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 朱超舟中望月, 庾肩吾望月, 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 唐太宗辽城望月, 虽各有诗, 而皆非中秋宴赏而作。然则玩月盛于中秋, 其在开元以后乎? 今则不问华夷, 所在皆然矣。”<sup>[1]</sup>对于八月十五何时成为节日, 其节俗内涵又如何演化形成这两个问题来说, 唐、宋时期是重要阶段。本文拟就这两个方面追源溯流, 稍加厘清。

## 一、中秋节的兴起

中秋节在中国起源于何时, 前人已经作过很多探讨, 周一良先生在《从中秋节看中日文化交流》一文中, 从《荆楚岁时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岁时部”中没有列入八月十五这一事实, 说明南北朝时期社会风俗无所谓中秋节日, 指出“中国人在唐以前以及唐代, 根本不过中秋节”。关于八月十五在唐代尚未成为节日, 更有学人进一步从唐代的类书、律令法典、诗文笔记等资料来分析论证, 认为在唐代, 八月十五还不是全民性节日, 而作为主要基于文人的趣味风尚、限于文人群体的中秋玩月的行为, 中唐以后才逐渐风行。<sup>[2]</sup>此外可以补充说明的是: 从唐代诗歌来看, 中秋、月夕尚未成为八月十五的专名。如马戴《中秋夜坐有怀》、许彬《中秋夜有怀》, 齐己《中秋夕怆怀寄荆幕孙郎中》等诗只说悲愁之事、悲秋之感, 一句不及月, 刘得仁《中秋夜宿邓逸人居》的秋月只以“夜凉耽月色, 秋渴漱泉声”, 轻轻一笔带过。这说明在唐代, 一方面中秋不一定指八月十五, 另一方面可能即使是对文人群体来说, 八月十五玩月只能说是一种风气, 对个人来说不一定是惯例。而查检《全唐诗》以“月夕”为题和以“月夕”入句的诗歌, 月夕泛指有月亮的晚上, 如陆龟蒙《新秋月夕客有自远相寻者作吴体》等。

关于中秋节在宋代, 尚秉和认为“《太宗纪》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 三公以下献镜及承露盘。又

[收稿日期] 2004-04-16

[作者简介] 熊海英(1972—),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博士后, 江汉大学中文系讲师。

《膳夫录》汴中秋节食中秋玩月羹，是可证已以中秋为节令。故大臣有献而玩月羹成为汴京风俗。又晏殊中秋诗“苦吟含翰久，清宴下楼迟”，是中秋宴饮之证。”<sup>[3]</sup>“三公以下献镜及承露盘”事见《旧唐书·玄宗纪》，是尚秉和将唐玄宗八月五日千秋节事误为宋太宗时中秋节。关于《膳夫录》中中秋玩月羹一条，存于陶谷《清异录》饌羞门，曰“闾阖门外通衢有食肆，人呼为张手美家。……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号曰浇店”，中秋下列玩月羹。<sup>①</sup>陶谷生于903年，后晋至北宋太祖时为官，这是否说明至迟到五代即有中秋节呢？我想亦从类书、律令及诗词笔记等资料分别加以说明。晚唐五代时的《岁华纪丽》，北宋的大类书《太平御览》（成书于984太平兴国八年）都无有关八月十五的记载，将中秋列入类书成为一个独立条目的，现最早见于《东京梦华录》，此后《都城纪胜》、《梦粱录》、《岁时广记》等均有中秋节的条目。从宋代律令法典的规定来看，据丸山裕美子《唐宋节假日制度的变迁—兼论“令”和“格敕”》一文的研究，<sup>[4]</sup>在公布的天一阁所藏北宋《天圣令》及其后的《元丰令》中均无中秋节类目，<sup>②</sup>直到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宁宗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假宁格”才增加了中秋休假一日的的内容。不过节日多的是未得其名先行其实的情形，不见于岁时书和未经法令确认，并不等于该节日的不存在。从宋人的诗词笔记等资料中来看，大约在北宋中期，八月十五已经由唐代文人的玩月吟诗活动渐渐变成文人的诗筵笔会与民众的宴赏行乐并行的中秋节，演变的情况我想从文人和市民两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从文人这一方面来看，于中秋夜赏月吟诗，宋人一开始就沿袭了唐人的风气，且已成为惯例，宋人言中秋即专指八月十五，即使是八月十四、十六亦在题中明确加以说明。中秋咏月已成了必做的功课：有人中秋未见月而不能成诗，所谓“一宵老兔不成魄，几处诗人却下楼”，<sup>[5]</sup>韩琦《中秋阴未见月》则曰“便从到晓漫天黑，不禁诗家万驹奔”，天阴亦不妨诗兴。更有甚者如莫少虚、郭印，还未见中秋月便预作中秋月诗，再三步韵唱和，而月终不出，于是又为诗“以解前篇”。<sup>[6]</sup>与唐人不同的是，宋代文人中秋玩月喜宴饮聚会，多集体活动。如杨亿的《次韵和慎大詹事中秋待月寄西掖三舍人之什》是《全宋诗》中所收录最早的中秋诗，从题目即知僚友们中秋会聚赏月，并往来唱和。庆历八年欧阳修以诗邀许发运、梅尧臣等八月十五夜玩月，诗云：“仍约多为诗准备，共防梅老敌难当。”<sup>[7]</sup>梅尧臣和曰：“曾非恶少休防准，众寡而今不易当，”<sup>[8]</sup>可见这是一次以玩月为题的诗筵笔会。诗朋僚友聚会少不了歌舞宴乐，这在宋代的中秋诗中也清楚的反映出来，如晏殊中秋诗：“若吟含翰久，清宴下楼迟。”又如欧阳修《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罗绮尘随歌扇动，管弦声杂雨荷干。”秦观《中秋口号》云“山檐楯接低空，公宴初开气郁葱。照海旌幢秋色里，激天鼓吹月明中。重槽旋滴珠千颗，歌扇惊围玉一丛。”范纯仁《中秋赏月》“光随酒蚁斟银榼，彩莹歌人发瓠犀。”于艳舞清歌、觥筹交错间友人递相唱和，气氛是温暖的，情绪是轻松的，因此宋人玩月诗的主题虽然大致沿袭唐代，但二者意境却有了不同。唐诗中如“清光凝有露，皓魄爽无烟”，“气冷鱼龙寄，轮高星汉幽”，“四海鱼龙精魄冷，五山鸾鹤骨光寒”，“泉澄寒魄莹，露滴冷光浮”的句子比比皆是，这虽是中秋夜的自然感受，但由诗中亦可推知作者玩月往往是独自一人，地点则多在高楼、旷野、山间、水边等寂静清远处。孤清的环境和对天上月的专注，容易使人产生出尘之想，诗境也易趋于清空、冷寂，无一丝烟火气，唐代中秋诗中游仙主题很多，也颇有涉及鬼境的，<sup>③</sup>不可谓与此无关。而宋代文人由于有中秋宴

① 此书采摭唐至五代流传的掌故词语，各叙事实缘起，以类编排。

② 《天圣令》参见戴建国从天一阁抄出所藏明抄本《官品令》：“天庆、先天、降圣、乾元、长宁、上元、夏至、中元、下元、腊等，各给假三日，天祺、天祝、人日、中和节、春秋（二社）、三月上巳、重五、三伏、七夕、九月朔、授衣、重阳、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诸大忌日及每旬，给假一日。”

《元丰令》参见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58年，页4。云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至节、腊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祝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未伏、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

③ 据《宣室志》卷6，八月十五夕，梁璿遇三鬼，因命题联句，以咏秋物。诗云：“秋月圆如镜，秋风利似刀。秋云轻比絮，秋草细如毛。”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031。又据《南部新书》甲“长安中秋望夜，有人闻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又闻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296。

饮唱和、樽俎为欢的风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聚会中,对月亮的赏玩并非唯一焦点,“中秋玩月”有时甚至只作为一个契机或者理由,提供给同僚、朋友之间的情感交流或者诗笔酒量的竞赛抑或仅仅只是声色歌舞的感官享受,正如欧阳修云“池上虽然无皓魄,樽前殊未减清欢。绿醅自有寒中力,红粉尤宜烛下看。”<sup>[9]</sup>因为注意力已经稍由天上转向人间,纯粹的精神愉悦渐渐浸染俗世氛围,宋人中秋诗的意境就不再像唐诗那样孤寂清冷;此外应该注意到,正因为八月望夜除了玩月还增加了其它活动内容,中秋这个时间才可能不再依附于天气的阴晴、月亮的有无而获得相对独立存在的意义,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待月值雨”亦不妨大作中秋诗,而这在唐诗中是见不到的。考察中秋节的成立不能不考虑这一变化。

宋代文人中秋玩月吟诗的风气和唐人相比,多了宴饮聚会的内容,这一改变的背后原因,其实是宋代文人生存环境和心态与唐人有很大的不同。无庸赘述,经过宋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优待读书人的措施,随着社会逐渐安定繁盛,文人生活境遇得到很大改善,“宋代士人的审美追求亦发生了变化,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的质量的内容。”<sup>[10]</sup>而中秋赏月恰恰最好的反映了宋代文人审美追求的这个变化,无论是在京城或是州郡,以一个地位较高、境遇较好的文官为中心,于中秋夜宴饮聚会、玩月吟诗,正是兼顾了精神和物质的需求,既有超脱体验又有世俗享受的风流美事,好比邵雍《中秋吟》云:“天晴仍客好,酒美更身安。四者若缺一,不能成此欢。”

在社会风气或习俗形成的过程中,有时影响是自上而下,有时是自下而上,两方面的例子都不胜枚举。但具体到中秋节的兴起与形成,我认为玩月宴饮的风气是自上而下,从京城向地方蔓延,从官僚文士向市民百姓浸染的,文人官僚的诗筵笔会首先为市井富民效仿改造,进而造成了一种娱乐享受的氛围影响整个社会,终于形成以宴饮玩乐为主的大众化的准节日。

不过翻检《全宋诗》发现,宋人中秋诗极少涉及闺帷,几乎不提及家人子女的节日活动,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一段时期内还尚未有阖家宴赏的风气。二是文人对中秋月的理解和感受与一般的世俗民众有很大不同。从宋人中秋月诗的主题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1.对月色夜景的描摹。2.怀人念友。3.因月之永恒感叹人事变迁。4.游仙和有关神话。5.以明月喻心之孤洁。因为时令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说,这些都从属于悲秋文学主题,故文人惯在中秋诗歌中抒发纯粹的文人清兴,表达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同侪进行情感的交流,其视域多停留在男性的、文人的、诗意的层面,而较少投向世俗社会。但天子脚下、繁华之地的富户市民不可能不关注上层社会达官贵人、风流雅士的行为和喜好。虽无吟诗雅兴、悲秋清思,然天上共一轮明月,饮宴作乐则不难效尤。提到宋代的中秋节俗,人们常常引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买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蟹螯新出,石榴、楝勃、梨、枣、栗、李萄、弄色桔桔,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sup>[11]</sup>而早在仁宗时,陈舜俞(?—1075)的《中秋玩月宴友》诗已云“都人尤侈盛,时节惜芳佳。楼台延皓魄,帘幕去周遭。交错宴子女,嘈杂鸣箫笛。清影落酒盏,爽气侵巾纱。常明复置烛,掷果如散沙”。相形之下,诗人感叹:“而我旅其间,甚贫亦可嗟。遂招朋友云,可饮文字耶?……所共天上景,能如富者奢。汗尊荐醅蚁,獠羞错鱼虾。释焉帽与带,果止李与瓜。”<sup>[12]</sup>诗中所记民间中秋节俗,与《东京梦华录》可相印证。陈舜俞乃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可见在仁宗朝,京师民众已经有了八月十五阖家赏月饮宴的风气了,不过正如诗人强调的“都人侈盛”,“一城歌管中秋乐,薄暮楼台六幕垂”<sup>[13]</sup>的排场大概只存在于京城或是洛阳、杭州等繁华都市,歌管酒果等节物也只有富庶市民才有能力备办,与“君家客皆天下士,放意高谈饮文字”的文人中秋相比,市民的中秋只强调纯粹的感官的享乐,但就是在这样“千家万户调管弦”的氛围中,中秋节俗的重心发生了从文人清欢向世俗娱乐的倾斜。唐庚回忆仁宗皇佑初游东都恰值中秋:“高阳会中酒徒集,惠和坊里绣鞍入。蟹螯

尝新左手执，鸡头未老搓玉粒。杯行到手不待揖，明月清风供一吸。缠头不惜倾箱给，倚赖决科如俯拾”，<sup>[14]</sup>孔平仲的《熙宁四年中秋》则描述了“后阁罗甥妹，前堂合弟兄”的团圆之夜，诗歌中出现宴饮节物的名目和家人子女的影子说明到北宋中期，中秋节俗的内涵和外延有所扩展变化，它已成为市民社会的宴赏娱乐活动与文人群体的诗筵笔会并行的准节日。

综上所述，在中秋节的兴起与形成过程中，宋代文人于中秋聚会宴饮的风气十分关键：首先它使八月十五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成为一个聚会享乐的标志性时间。其次京城富户对官僚文士宴饮形式的仿效给社会民众造成了一种节日氛围。中秋节俗的重心由纯粹的文人趣味向世俗欢娱倾斜，八月十五成为社会性的以娱乐为主要内容的准节日，这个时间大约在北宋中期仁宗朝。

## 二、中秋节俗内涵的流变

如前所述，中秋节是由基于文人清兴、限于文人群体的玩月吟诗活动发展变化，由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改造，最终形成以宴饮赏玩、家人团圆为核心节俗内涵的大众化节日的，这个过程主要在宋代完成，其节俗内涵的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由于都市富户对文人中秋玩月聚会宴饮的形式的仿效，八月十五的内涵由玩月吟诗为主的文人雅兴变成了宴饮赏玩为主的大众娱乐，出现了相应的节日食品和过节方式，这一点在北宋中期及之后的诗词笔记中多有记载描述。如前所引陈舜俞《唐庚中秋诗》及《东京梦华录》所记，从仁宗朝开始，中秋节人们以新酒、螃蟹和各种时令水果应节，如瓜、梨、枣、菱角等。节日活动以宴饮玩乐和赏月为主，不过京师与地方亦有不同。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云：“京师赏月之会，异于他乡。倾城人家，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于庭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sup>[15]</sup>则拜月之俗是京师独有，而杭州则多于八月望夜观钱塘潮，如苏东坡《咏中秋观夜潮诗》云：“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日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可以说从北宋中期开始，八月十五作为一个宴饮玩乐的节日已经为都市民众普遍接受，但中秋节俗内涵的完善和节日性质的确定还有待于“团圆”意义的加入，而这个时间可能迟至南北宋之交。

这样推断的第一个证据是梅尧臣的诗。梅尧臣于庆历四年七月七日丧妻，庆历六年即续娶，其间一年所作悼亡诗达十首之多。庆历四年除夕、庆历五年上元、七夕均有诗怀念妻子，又有《秋夜感怀》云：“独宿不成寐，起坐心屏营。哀哉齐体人，魂气今何征。”而中秋照例参加玩月宴饮的聚会，作诗二首，题为《依韵和通判八月十五夜招玩月二章》，这大概能确定仁宗时中秋节俗尚不强调阖家团圆的涵义。从《全宋诗》来看，最早将月圆与家人团圆联系起来，即是前面提到的孔平仲熙宁四年中秋诗，云“团圆最相称，尽饮至更深。”神宗时人刘斧《青琐高议·桃源三夫人》中中秋夜吟诗亦有“月圆人更圆”的句子。由月圆联想到人的分离或相聚，对月怀人、托月寄心本是极为自然的思维，从《诗经》到唐诗的例子不胜枚举，宋人亦延续了这一思路，月可以是春月或秋月，平常月或中秋月，人可以是朋友、兄弟，也可以是美人。如苏轼熙宁九年中秋词《水调歌头》怀子由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后两年有《中秋寄子由三首》诗云：“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四子指友人舒涣、郑仅、顿起、赵杲卿。此时中秋月圆与亲人团圆还并未形成内涵的一一对应关系。我认为中秋节俗内涵的完整及其节日地位的确定之关键却正在于对中秋月的“团圆”特征及其象征意义的凸显，将它与人间亲人的团圆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给八月十五这个宴赏娱乐的日子赋予人伦的意义，从而才能得到国家律令的承认，在岁时节日体系中取得一个位置。考察中国传统节俗，其形成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服务于农时，二是维护身体健康，三是调节人伦秩序，历朝的节假制度都可以印证这一点。正因为北宋时八月十五还只是都市民众赏玩娱乐的日子，不具有阖家团圆的人伦涵义，因此没有法定的假期，影响也局限于都市，节日风气还未为偏远城乡、小家穷户所呼吸领会。

“团圆”究竟于何时成为中秋节俗的核心内涵之一，时间不能确定，但也有一些材料可作侧面参

照。据《武林旧事》卷第七：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与太上皇高宗晚宴香远堂赏月，“侍宴官开府曾觐恭上《湖中天慢》一首云：‘素颿颿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拟世间秋别，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阙。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信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上皇曰：‘从来月词不用金瓯事，可谓新奇。’”<sup>[16]</sup>金瓯喻国家山河，语出《南史·朱异传》，梁武帝曰：“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北宋时国家山河与月亮已发生了联系。《春渚纪闻》卷七“辨月中影”，记王荆公言：月中仿佛有物，乃山河影也。至东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圆镜，写此山河影”。<sup>[17]</sup>但北宋咏月诗词均不用“金瓯”事，到南宋朝廷偏安江南，“金瓯”已缺，咏中秋圆月用“金瓯”事，是将国家的完整与月之团圆对应起来，可以推想是因为经历靖康之变，亲人离散、山河破碎的现实情境激发了人们对家国团圆的向往，并将这一愿望投射到中秋月，它“团圆”的特征和象征意义得到突出和强调，中秋节俗的内涵因此增加了阖家团圆的人伦涵义，表达了大多数民众的美好愿望，不再仅仅是一个市民社会的娱乐时间，正因如此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律令规定中秋节休假一天，与春分、社日、端午、重阳取得同等位置，这标志着中秋节的节日属性和地位在岁时节日体系中得到了确认。

从《梦梁录》、《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等笔记的描述来看，南宋都城杭州的中秋节俗与北宋后期的京师中秋节俗一脉相承，而活动更加丰富，气氛更加热闹。“中秋日，使府教水军并战船打阵子，于江内安抚，在浙江亭上观潮，弄潮人各有钱酒犒设，江岸幕次相连，轿马无顿处。钱塘知县并城南都厢弹压，幕次官员亦有钱酒。”<sup>[18]</sup>“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sup>[19]</sup>《梦华录序》将“月夕”与“灯宵”对举，可见其时“月夕”已专指八月十五，《梦梁录》亦云“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东京梦华录》言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从《梦梁录》“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的记述可见，<sup>[20]</sup>到南宋，无论对于富户巨室或是铺席之家，中秋夜的团圆家宴已成为过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北宋灭亡，在山河破碎、骨肉离散的背景下，中秋月的“团圆”特征及其象征意义被凸显和强调，中秋节俗除了娱乐宴赏以外又加入阖家团圆的内涵，而这一核心内涵的加入正是中秋节节日性质和地位确定之关键。正因为反映了民族的人伦观念，表达了民众盼望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起源时间最晚的中秋节地位不断上升，明清时成为与春节、端午并重的中华民族的三大传统节日之一。

### [参 考 文 献]

- [1] 朱弁. 曲洧旧闻. 卷第八[M].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页 3011.
- [2] 朱红. 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页 43.
- [3] 尚秉和.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M]. 上海书店出版. 1991. 卷 39, 页 445.
- [4]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J]. 中华书局. 2001(3).
- [5] 杨齐. 中秋不见月[J]. 全宋诗[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卷 678, 页 7898.
- [6] 郭印. 少虚以中秋有月预作诗亦次韵矣而月不出因成数语以解前篇[J].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卷 1663, 页 18636.
- [7] 欧阳修. 招许主客[J]. 欧阳修全集[M]. 中华书局 2001. 卷 11, 页 186.
- [8] 梅尧臣. 依韵和欧阳永叔中秋邀许发运[J].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卷 18, 页 464.
- [9] 欧阳修.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J]. 全宋诗[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卷 302, 页 3798.
- [10] 王水照. 王水照自选集[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页 54.
- [11]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中华书局. 1982. 页 215.
- [12] 陈舜俞. 中秋玩月宴友[J]. 全宋诗[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卷 402, 页 4946.
- [13] 次韵王宪中秋不见月[J]. 全宋诗[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卷 342, 页 4182.
- [14] 唐庚. 中秋遇雨感怀呈世则彦直[J]. 全宋诗[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卷 1352, 页 15031.
- [15] 金盈之. 新编醉翁谈录[M].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 [16] 周密. 武林旧事[M].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卷 7, 页 151.
- [17] 春渚纪闻. 卷七[M].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页 2435.

- [18] 西湖老人繁盛录[M].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页 13.  
[19] 周密. 武林旧事[M].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卷 3, 页 49.  
[20] 吴自牧. 梦梁录[M].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卷 4, 页 24.

##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 Autumn Festival and Its Connotation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XIONG Hai-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didn't exist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literators used to appreciate the moon and intone poems on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While in the Song Dynasty, such activities with feast attached spreaded throughout the whole society, and in the mid-North Song Dynasty, it turned to be a quasi-festival. After the perdition of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 round image of the moon and its cultural meaning of reunion were emphasized. This transformation led to the full establishment of the festival's connotation, and it was confirmed as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Key words:** Mid-autumn Festival; feast; reunion

[责任编辑 张 兵]

---

(上接第 28 页)

- [20] 马廉. 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J].  
[21] 戴望舒. 跋雨窗欹枕集[J]. 小说戏曲论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8.  
[22] 马廉. 清平山堂话本序目, 清平山堂话本[M]. 北京: 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 1929. 后收于谭正璧校点. 清平山堂话本.  
[23] 马廉. 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J]. 以及长泽规矩也. 清平山堂、熊龙峰刊行のお話本に就いて.[M] (安井先生颂寿記念書志学論考.[J] 东京: 松云堂书店、关书院, 1937; 后收于长泽规矩也著作集.[M] 1, 东京: 汲古书院, 1982. 初出于《东洋学报》17 东京: 东洋协会调查部, 1928—29).  
[24] 据阿部泰记. 翡翠轩残本考[J]. 版心上分别有“梅杏争春”, “翡翠轩”字样.  
[25] 参看谭正璧. 宋元本存佚综考[M]. 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考[J]. 话本与古剧[M]. 上海: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重订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6] 孙楷第.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第 7 页.  
[27] 晁氏宝文堂书目[C]. 徐氏红雨楼书目[C]. 上海: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第 129 页及第 137 页有重复记载. 前者作“彩鸾灯记”.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les in *Bibliography of Baowen Hall* and *Sixty Stories*

Nakasato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The tales of the Song Dynasty listed in the *Bibliography of Baowen Hall* (*Baowentang shumu*)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Song scripts for storytelling that exist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a textu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bliography* and the anthology *Sixty Sto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ales in *Bibliography* are actually those included in *Sixty Stories*. This study is important in terms of proving whether or not the Song scripts for storytelling still remained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Bibliography of Baowen Hall*; *Sixty Stories*; Song scripts for storytelling

[责任编辑 张 兵]